

671.1431
078
18

永年縣志

胡景桂題籤

永年縣志卷三十九

知縣事江陰夏詒鈺續纂

藝文

書序跋

辭辟舉書

邑人申涵光

有司舉光孝行以應新例光自揆德薄具呈力辭未蒙
垂允竊念孝道至大昔賢所難矧光庸頑何足齒數推
原

朝廷察孝之意本爲內行純備才猷卓絕施于爲政用張
風紀非如他時採風者但取醕謹旌厥里閭而已光於

本朝實受再造先人幽忠隔在異代自分湮沒久矣荷

朝廷日月至明聽言不厭再四務詳顛末傳諸信史秩宗

典禮備極寵隆夫人德及所生即在親交炙雞絮酒之

儀尙爾感激况恩同覆載者乎故嘗終夜腐心不知所

報今執事謬相推舉引以仕進之路假令當途過聽俾

盡毫髮雖萬死豈非至願然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

德而處故悔愆去於其身光非有一長可稱也性褊才

拙動見齟齬多難畏人杜門息事閒或作爲詩歌聊以

承日雕蟲末技無關大道跡其所行一匹夫磴磴者耳

若置世途將焉用此卽謂明詔特以孝舉遑恤其他夫

所謂孝者如古之曾閔必有奇節可矜尋常子職胡可
云孝光先人殉國時義當從死覲顏苟活慚負天地福
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反實之名恥孰甚焉光雖
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釣祿地哉是以宵晝徬
徨措躬無所伏願別擇英賢用光盛舉光年四十有一
矣頭顱未老尙堪策勵從此讀書學道勉圖令終萬一
德業少進庶以上報

國恩下酬知己長跼控辭幸惟垂諒

申孔嘉四書鐸序

文安之

尼山垂教萬世木鐸一語被儀封人明眼覷破申子孔

嘉適領是邑甫越期政成火憲水藏百職畢舉公餘之暇偕邑之博士弟子員修解頤之樂送難抉疑祇而不倦因出舊所手葺聞且見者若干卷公之同志顏曰四書鐸義固有取焉爰問序於不佞不佞爲卒業而心善之輒然曰余何以益子乎無已則爲之進一解曰夫道之可聲聞入者非其至者也孔嘉苦心此道幾山采之幾田穫之比綴而書壤吾知其爲粟而木吾知其爲貨也就中獨得之契旁皇楮墨際者不尙有躍如心目閒者乎謂予不信問之輪扁此後設誠致力行其所明吾見前日之殘朱剩瀋將化而爲今日之豐功艷績也孔

嘉於此當作何觀則又不揣爲諸士進一解曰鐸者百
舌之率也至音闐闐不必煩蜀山之桐自振雲漢誠耳
其聲者勿以蕩聽鉅則橫塞之弊除矣勿以嫌聽小則
充詹之益來矣勿以危聽清則谿極之徑荒矣勿以下
聽濁則特怒之禍解矣孔嘉之專心志而從事此也大
舉小拈冷挑忙點歸於留魚去乙聚爝爲明學者苟相
爲汗漫昧厥指歸無論缶醯黃蚋輻輳有酸且恐煮石
紛紜終年不爛雖千鍾大呂辰考酉擊何掾兩荷葉乎
鐸之爲器也有音而無字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謂余
不信視籟與竽有能往不假道來不假道則可謂無畏

矣讀是書者於此更當作何觀抑聞之成身者知之盛者也知莫大乎學利人者義之備者也義莫大乎教教之入人深者音其最也音通於政而移風平俗胥有關焉音至於鐸而音至矣孔嘉於催科撫字中作此恢游伎兩較漢循良以經術飾吏治者又進一格余且愧知孔嘉不盡也於是喜而弁其首

讀史摘要自序

申佳允

二十一史史繁矣廢寢食窮歲月讀未必竟即竟矣亦未必記憶也多亦奚爲予甚苦之偶繙全帙摘數條付涵光抄錄壽厥梓俾讀史者心眼爽然曰某人必傳某

事必不朽某議論孤行於上下古今必不可磨蝕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矧茲八十三條何必不蔽二十一史也始漢終宋邈遠之與冗蕪概刪焉總以存其要者云爾

申孔嘉詩序

漳浦黃道周

數年閒余聞汴杞人道孔嘉公能撫綏其民余曰此其事應爾也又道公葺武比類百則以逆民休余曰此危急之必飭也及見公之詩始詠歎俛仰不能自已夫綏民而劇且勞休民而業用之十軌爲里十連爲鄉無有蠹敗在衆人皆以爲赫赫而余反不以爲深微者其故

何耶曰此功利不干其意毀譽無所闕固其從容之意
出焉優游無爲有全氣也天下之患莫大於神不足以
御動而訟獄也錢穀也甲兵也敝敝于衡石矛鋌桎梏
之閒而能宅神明以餘地否耶先王欲國之有紀也有
禦外之術守疆之備乎則可也若動氣之和喜怒不喜
譬牧牛然平不多方於己志不亂其食息十年前海內
平無寇燹又何事斧鉞刀墨之爲哉嗚呼此治化之無
爲而不處乎物也詩道亦然而必曰時詩之務全氣破
碎相然於詭合以與有形相求其於元聲外矣孔嘉之
鼓大籥於國家斯其本也不然何以謂之深微自寶而

與劇且勞者異也

胡鳳閣伏櫪齋詩集序

邑人胡福宏

叔氏才分殊絕耆古學先大司空遺書充棟叔氏搵讀
殆盡且融液焉以故識閎思曠落筆如雲湧其光氣直
游漢晉閒憶天啟乙卯余初廁膠庠叔氏卽食餼於公
嗣後大小數十試試輒冠軍二十年間名噪甚至若偶
試爲詩麗則清越體具意美其尤異之詞更可中金石
而被絃籥居然風雅昔柳柳州謂文與詩旨義乖離不
合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罕有兼者若叔氏者不且儼
然易古人之難也乎叔氏旦晚有事於四方余故彊取

之有是刻而爲之言

張覆輿詩引

申涵光

張蓋字覆輿吾永之東橋人介士也然其初以狂著少
負制舉名非所好好詩時郡人無稱詩者聞咏哦則增
飾附會以爲笑蓋獨好之所謂詩輕脫自喜往往不中
繩尺家固囊竭貲力爲服飾綦履珮玉飄長帶如貴介
甚都時入狹邪流連竟日夜城頭水次則洞簫出諸袖
中嗚嗚自得善草書所遇無不盡或求之迺遂不書故
舊每欲得書輒匿楮紈不令見已自尋得之便索筆急
書惟恐奪去故遠近傳蓋狂士甲申後忽自挫折以次

當貢太學不受自脫諸生籍閉門獨坐讀杜詩歲常五六過詩亦精進得少陵神韻對客竟日不一語或問之曰無所當語者以母夫人饋粥不繼間援徒自給性不耐未幾輒罷好獨行曠莽林薄間自作手語時人莫測也故人仕宦者招致幕中敬禮之偶一語不合引錘自擊其首被血滿面因發狂輿歸築土室蔽塞絕人跡穴而進飲食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不見也亦遂不復作詩申子曰跡蓋所爲前後若兩人類有所感發然者古獨行之流歟詩在前者不復論刻其甲申以後諸作語之深者又難顯布嗚呼其足見蓋者幾何哉

文集自序

申涵光

憶年十五六時好讀史記國策及蘇長公集以爲舉業之助耳非有意於著作也甲申予年二十有六旣廢舉業而名心未淨思以文字自見文與詩之間實遲回焉念古人無兼長如史漢之文李杜之詩以彼其才尙專攻於一藝近世名人之集以不兼爲恥不止詩文必欲兩擅而種種諸體無所不備雜而不精未必不緣此矧余才力短弱又寡學問身在草莽無文可作一觴一咏庶以陶寫性情舒我抑鬱因專力於詩上下古今無不窮究其中甘苦一一身嘗之矣性懶不常作十五年中

僅得詩六百餘篇而予之力盡不能有所進益其後年
日以老不耐思索遂絕口不吟至於古文詞實未究心
未敢云作也然親串中每以銘誌見委及四方諸賢詩
文之序欲廁名其閒難以槩拒間亦涉筆鄙陋淺率畧
具文形昔殷宗山常稱予尺牘謂有蘇長公筆致然亦
隨手裁應未嘗存藁料亦不足存也甲寅九日前雨中
無事裛集前後所爲雜文命小胥彙抄留諸家塾比年
多病衰相日增欲少留心性命理學諸書以爲晚年寡
過計不復措意於語言文字閒則此後益當少作矣

申覓盟詩舊序

栢鄉魏裔介

余聞申子鳧盟有年矣未及一握手也數過猶龍案頭
得讀鳧盟詩數篇爲之擊節猶龍曰是未足盡之也曩
者天運板蕩滄海橫流余與鳧盟及殷子伯巖誅茅廣
羊之閒登高長嘯時人莫測儼然杜陵野老與高李二
子氣酣吹臺時也今余珥筆秘省而鳧盟方閉戶著書
不問人閒事吾不能測其學之所涯際矣余又不禁心
折癸巳夏大雨數旬燕趙皆爲澤國申子重趂千里訪
余燕邸劇譚今昔得以聞所未聞余旣晤鳧盟乃知詩
如其人而詩又不足以盡其人蓋其所蓄者大所養者
深非僅僅一泉石膏肓之士也已盡出其詩命余讀之

則皆直抒天真不受羈縛澹靜之氣拂拂於筆楮外蓋
自成一家言已嗟乎言詩於今日豈不難哉優孟衣冠
萬耳一瞶歷下竟陵勃谿紛呶誰能去組織雕績之習
洗摹擬煩碎之陋以尊其性情於風雅者今鳧盟之性
情與人遠矣而其才與學又足以濟之高風遠韻寄心
霞末雖近於陶靖節孟襄陽一流假使摠其蘊藉以應
朝廟燕享征伐禮樂之制其喬皇麟炳弼中彪外小儒
驚怖咋舌又不知當何如雖然鳧盟獨以詩名乎哉自
其先端愍公抗節殉難志光日月鳧盟至性過人十年
以來憔悴之色猶見於眉宇忠孝萃於一家篇什其緒

餘耳大陸多嶽崎厯落之人然如申子之人與申子之
詩者其爲可傳無疑也乃爲之敘而付之梓順治癸巳
仲秋

申冕盟荆園小語序

容城孫奇逢

小語者申子冕盟之所著也夫語豈有小大哉語期於
當理而已矣理豈有小大哉洒掃應對卽精義入神之
事鄉黨一篇記聖人衣服飲食揖讓寢處而聖人之精
神面目合盤托出卽曾子所稱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子
貢有若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宰我賢於堯舜夫豈有
加於此哉理固無小大也冕盟生平極力自淑以淑其